

戀戀合唱團

作者：陳建成牙醫診所院長陳建成醫師

從來不知道，何時開始愛唱歌的。至少在牙醫開業前是不會愛唱歌的。小學、國中的合唱比賽，也是老師指定的。上了大學，唸牙醫系，也不會主動參加合唱團。若是真要想何時開始愛唱歌的話，應該就是從婚禮上為老婆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開始吧！



就在一年前，翻開台灣牙醫界，發現全聯會招收合唱團團員，我就毫不考慮打電話報名了，練唱時間是星期日下午三點至五點，地點在台北市。也不知道是哪種力量讓我這麼勤勞地，從桃園到台北練唱！其實，應該說剛開始很好奇吧！可是練了兩三次後，發現愈來愈有興趣，只要診所沒有病人的時候，我就會上樓練練唱！有時候，騎著摩托車，也會唱一唱，路人聽到了，有時給了我掌聲，也更使我倍加努力地練唱！

嚴格說起來，唱歌是氣功的一種表現方式，從丹田發出來的氣，把它集中在鼻腔以上的共鳴腔而產生共鳴，大家都知道這個原理，只是做起來卻不容易，但是我經過一年的練唱後，唱歌自然就會以這個原理唱出來！所以練習是不二法門！



「流浪到淡水」、「針線情」、「古月照今塵」、「牽手」、「港邊惜別」、「暗淡的月」、「不了情」、「回憶」、「故鄉的田園」、「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戀戀北迴線」...等，都是我們練唱過的歌曲，分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低音四部合唱，若是夫妻可以一起參加最好，平常在家就可以合音，是促進感情最好的方法。唱歌是學音樂中最經濟的，不像學樂器，要花許多錢，而且隨時可以練唱，還有可以藉著唱歌練練氣功，對身心都有很大的幫助！



不分男女老少，只要對唱歌有興趣的人，歡迎加入我們合唱團的行列，就算沒什麼興趣，只要加入我們合唱團的行列，保證你“著”“條”“列”，每天你都想唱一唱，甚至想找伴來合音。常常唱歌，你會發現周遭朋友會告訴你：「你的歌聲很美」。你不需要懂太多樂理，能識簡譜即可，就算不識字，注音也可以！老師有時會教些樂理，聽一聽，能吸收就吸收，不懂也沒關係，重要的是如何把曲子唱出來，並勤加練習了。若想學樂理，書局有許多樂理的書籍，自己可以買來參考研讀，對我來說，卻是興趣缺缺！

2010年9月21日，我們合唱團和扶輪社聯合合唱團，在國家音樂廳演唱，是很難能可貴的經驗。預計在2011年有機會在國家音樂廳繼續演出。在2010年10月3日台北市牙醫師公會「關懷社會圓夢音樂晚會」上，我們合唱團在國父紀念館的大會堂也作了精彩的演出。最近我們合唱團準備將我們唱過的歌曲錄製成CD，有合唱、男生合唱、女生合唱、四重唱的歌曲。

感謝會長謝曾安醫師，給我機會在牙科校友會上，領唱北醫校歌，也感謝洪銘謙醫師給我這個機會，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唱歌的樂趣！

PS (1)想參加合唱團的會員醫師和醫師眷屬可以和我聯絡，每個星期日一起上台北「靠腰」、「靠腰」，相信人生會過得非常充實與充滿活力！

PS (2)更感謝指揮江日榮老師和團長潘渭祥醫師的指導，也謝謝老婆包容我的最愛。

日本東北地震

東京紀行

Tokyo

作者：十全牙醫診所院長 歐陽芬 醫師

今年3月11日發生的日本東北大地震，這幾天一直佔據的所有新聞的版面。我並不是要來湊熱鬧發表什麼議論或感想，而是因為地震當時，我人就在東京！

我是3月10日和我先生去東京的。為什麼剛好選這個時候去東京？因為我們有2張用哩程數換來的免費機票，因為是免費機票，旅遊旺季幾乎劃不到位，眼見今年六月就要到期，所以趁著日本櫻花季前的淡季容易訂位，到東京渡個週末，吃吃幾家我一直很嚮往的餐廳。

週四下午1點20分飛機落地，出關、提行李，立刻就搭上2點18分的成田快速進東京，之間沒有任何耽擱，一切順利的超乎想像。週四之後的行程就略過不表。

週五(3月11日)

我們住的旅館在上野車站附近，旅館及附近阿美橫町的商家都貼了上野動物園新出生的貓熊廣告，因此週五上午離開旅館，我們就散步去上野動物園想看看貓熊。結果到了動物園才知道，要到3月下旬，貓熊寶寶才會出來面對世人。但是我們想，反正來都來了就隨意逛逛吧，拉拉雜雜看了一些動物，唯獨對2種動物印象深刻。

第一是老虎！我們看到一隻老虎貼著展示窗的玻璃不停的來回踱步。每次我到台北木柵動物園看到的

老虎，幾乎都在趴著睡覺。上野動物園的這隻老虎卻是極度不安的來回走動，我老公還提醒我說，你看看那隻老虎好奇怪，怎麼一直沿著一根橫臥的木頭來回走動。我們在老虎館停留的時間中，那老虎從沒停過腳步。



沿著木頭來回走動的老虎



Secretary Bird

另外一個印象深刻的是『Secretary Bird』，應該翻譯做『秘書鳥』吧！牠走路的姿態，像極了穿著高跟鞋走路的女士。看到這『秘書鳥』，立刻讓我想到那隻來回踱步的老虎，『秘書鳥』來回踱步應該是天性，但來回踱步的老虎是不是當時已感應到了什麼？

中午去涉谷一家我一直想去的壽司餐廳吃飯，又是非常順利，門口雖然排了很多人，但排在我們前面的日本人都喜歡坐在吧檯前，直接點師傅當場捏的壽司。所以當領檯人問我們是否願意坐獨立桌子時，我們一口答應沒問題，立刻就被引入餐廳就座用餐。

用餐後在涉谷車站前買了3罐保健食品，2000粒裝，每罐將近1公斤重，裝進背包裡，加上相機，電池、雨傘，水瓶等等，我們肩膀上的重量至少有7公斤。為什麼非得在涉谷車站前買那麼重的東西？因為貪便宜啊！那家店是我們逛過東京各藥妝店後所能找到最便宜的地方。那時也沒想到，這些重量會讓我們的東京之旅更加印象深刻。這是後話！

早晨在上野動物園還是大太陽，中午過後，涉谷的天空忽然就陰暗下來。

我們決定轉去新宿逛逛。出了新宿車站，就直接去新南口的高島屋百貨公司。老公去逛與高島屋百貨公司相連的Tokyu Hands(東急手創館)，我則去高島屋百貨，約好了我老公會一直待在東急手創館，從樓上往下慢慢逛下去。

我在高島屋百貨公司的9樓體育用品部閒逛的時候，突然感到一陣暈眩，本以為大概是太累了，以往也有類似的經驗，只要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可是接踵而至確是更嚴重的暈眩，難倒自己生病啦？暈眩的感覺持續了幾秒，我把商品放回貨架，想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然後地震就發生了！就那麼一瞬間天搖地動起來，整個建築物像是扭曲變形的卡通片畫面呈現在眼前，所有看的到東西都在震動，地板是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跳動，然後變成甩圈圈似的搖擺，原來我剛才感覺到的暈眩只是地震的前兆。

地板越來越晃，穿著運動服的人形展示模特兒紛紛倒下，展示架上的衣服接二連三的掉落下來，每個人都得跨大兩隻腳才能保持平衡。貨架，商品，甚至整棟大樓都轟隆轟隆的響著。

我在被晃到實在受不了的時候，跌跌撞撞的走到柱子旁邊靠著牆壁以免摔倒。

地震一波一波襲來，柱子旁邊貨架下的抽屜全滑出來，百貨公司的櫃姐趕快跑過來壓住抽屜，日本人真是訓練有素。

我一直在想，震夠了吧…震夠了吧…應該馬上就會停止了！可是，…地還是在震，完成沒有要停的跡象。

地震越來越大，一個像是百貨公司樓長的人以日文嘍哩咕啦的喊了一串話，我就跟著大家都蹲下來，只見很多櫃姐都雙手合十在祈禱…

這種眼睛裡看到沒完沒了的晃動，耳朵裡聽到建築物扭曲搖晃和貨架上物品撞擊產生的聲音，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世界末日的感覺。

台灣921地震的時候，我躺在床上被震的彈了起來。但當時的震動大概也只有1分鐘左右。但這次在東京碰上的地震(5級)真是夠久了，足足有3分鐘吧！

地震終於暫時停止，電梯和電扶梯前已拉上紅條禁止通行，日本人的效率實在高！我們立刻沿逃生樓梯被疏散到地面。

大家聚在百貨公司門口，個個議論紛紛，等了一陣子，看到東急手創館並沒有封閉，很多日本人仍然在內購物，個個都是處變不驚的樣子。外面實在很冷，想到與老公約好要在手創館裡會合，我決定重新進入館內。

大樓大概是特別針對地震做過設計，雖然地震已暫時停止，但整棟大樓仍然是輕微地搖晃不止，感覺像是站在船上，而船正破浪而行。餘震當然不停的襲來，除了一、兩次震動的很厲害外，其餘的震動和主震比較起來真是小插曲了！

可以這樣形容，地震後的1個多小時中，整棟大樓幾乎是處於持續搖晃的狀態中。試著撥手機給我老公，發覺總是不通，於是在不同的樓層中爬上爬下，終於在1個小時後與老公會合，原來地震發生後我所在的高島屋百貨公司裡的客人被疏散到外面，但是東急手創館的客人卻仍然可以留在賣場裡購物，所以老公一直留在裡頭怕我回來找不到人。

當時還沒意識到這個地震的嚴重性，因為看日本人仍舊在購物，以為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漸漸發覺一樓聚集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在百貨公司的各樓層，都有人開始坐在地上了。在百貨公司找不到能坐的地方，於是決定走回JR新宿車站去看看，車站鐵門拉下，禁止進入，門口一台電視撥放著震災的新聞。車站的告示顯示，所有的日本國鐵和地鐵全部停駛。

想到日本人的標準作業程序一定是地震後要檢查軌道是否安全，車站暫時關閉應該是合理的。我們決定找個地方歇歇腳，等車站開放再去搭車。走到曾經路過很多回的星巴克及甜甜圈店，發覺都已關門停止營業。於是想到附近有一家Hotel Sunroute(燦路都酒店)，決定去那裡試試看。



地震中掉落滿地的商品，每個人都是站立的不動

下午4點半左右進入Hotel Sunroute就發覺大廳裡已擠滿了人，坐在從餐廳拿出來的椅子或地板上，甚至連樓梯的階梯上都坐滿了人。我們又碰到了幸運的事，居然在大廳僅有的2個U字型沙發座中找到2個空位坐下。還能舒服的打了個盹，好好休息了一會兒

一直以爲至多等幾個小時，車站就會開放，日本人都那麼有耐心，我們不要表現的太毛躁，既然有這麼舒服的避難處所，所以決定坐著等下去，雖然日文很爛，我想只要看到飯店大廳的人潮都開始走出去時，大概就是通車了！

期間我到街上去探探消息，在超商只能買到牛奶和優格，而便當、麵包、鮮食...等等都已銷售一空，街上塞滿了車，看起來事情好像很嚴重。

這個時候已經快晚上9點了。手機無法接通，但能間斷地接收到簡訊，訊息顯示台灣已有很多電話試著要聯絡我們。於是老公去詢問旅館大廳的值班人員，一個像是飯店經理的歐吉桑告訴他，他也不知道地震嚴重到什麼程度，他活了一輩子也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多人進飯店避難。

旅館大廳有鎖碼的無線網路，我找一個看起來很合善的櫃檯接待女孩，告訴她我需要密碼來接上他們的無線網路，女孩說要向上級請示，回來後很客氣地告訴我，大廳的無線網路只提供住客使用。我拉下臉來告訴她說，我亟需與單獨留在台灣家裡的兒子聯絡，告訴他我們很安全。女孩楞在那裡很爲難的樣子，我再扯謊說，我與朋友走散了，現在電話不通，只能靠網路，我只要發個mail告訴朋友我在哪裡就好；最後我又加了一句：『如果是妳在台灣遇到了這種事，而又剛好碰到我的話，我一定會毫不考慮的立刻給妳密碼！』……，然後呢？我就拿到密碼了。

手機連上Skype後，立刻告訴我小兒子我們很安全，請他轉告其他家人不用擔心。然後與一位日本通的醫師朋友連線，雖然已是週五晚上，他仍在診所上班。這才知道事態很嚴重，新幹線、東京的鐵路、地鐵已全部停駛，而且不知何時會復駛；怕餘震及供救災用途，高速公路也封閉不讓一般車輛行駛，地面道路也完全阻塞。『你們既然已有舒適的沙發可坐，今晚就在那裡避難吧！』朋友是這樣建議的。

可是萬一明天還不通車，那要怎麼辦？我忽然有了一個念頭，『乾脆走路回去！』

我們帶著是以導航功能見長的Garmin-Asus手機，上一次開啓衛星定位的地點是在涉谷，雖然飯店裡面無法收到導航衛星的訊號，但導航模擬路線規劃顯示，若是要從涉谷回到上野的旅館，路程只有10公里左右。



Hotel Sunroute中與我們擠在大廳避難的人們，右上方可以看見坐在樓梯的人

一直以爲，東京是個大的不得了的城市！因爲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寫的書我讀過大半，村上春樹的小說裡，最多的元素就是音樂、酒和走路這幾件事。村上春樹的作品中常會不厭其煩的詳細寫出主角走路的路線，從某處經某處到某處，散步了幾個小時…等等。像『挪威的森林』裡描述的，主角渡邊徹和直子常在假日從四谷、御茶之水、走到駒込，兩人的約會就是這樣在東京走一天路，吃完晚餐，再各自回家。以那樣的路線兩個人就要走上一整個白天，小說讓我產生的既定印象就變成：『東京西區到東區是很遙遠、很遙遠的距離』。所以一開始我會認定，想從新宿(東京西區)走回上野(東京東區)，起碼也要10個小時以上。

可是導航機顯示的從涉谷回到上野僅僅10公里而已，以平時散步的經驗，每小時平均4公里計算，2個半小時就可以走到了；就算現在年齡大了，再不濟事，3~4個小時一定可以走到。

於是請朋友用Google Map再確認一次。沒錯，從新宿到上野，Google Map規劃的路線是9公里。

這時已是晚上10點了，我們毅然決定，『走路』回上野的旅館。

因爲在沙發上熬夜一晚後，明天的體力會更差，萬一明天仍不通車，還是得走路回去，但明天走只會比今晚走更辛苦。

再用Skype告訴小兒子我們的決定，心情忽然像是要赴沙場那樣的慷慨激昂起來。打開大張地圖，開始研究一下大致的路線，這個舉動，引起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英語說得很流利的日本女人的側目。她瞪大眼睛聽著我們的計畫，委婉地勸我們不要這樣做，因爲外面很冷，『而且萬一你們走不動了，現在整個東京都塞車，你們絕對叫不到計程車的…』。

10點11分，我們上路的時候，她看著我們的眼神像是在目送從容赴義的神風特攻隊…。

走出飯店，外面的溫度大約是零度到1度左右，開啓手機的導航功能，顯示到上野的距離只有8.7公里，這讓我們的信心倍增。這時的東京街頭，塞滿了汽車，也塞滿了人，一路上都是和我們一樣要走路回去的人潮。因爲地鐵不通，很多人請家人開車來接，高速公路爲了救災車輛通行，一般的車流全被趕到平面道路，所以整個東京地面像一個超大的停車場。

但從這時，我對日本人印象完全改觀。當晚走在東京街頭，車流幾乎呈停滯狀態，但除了救護車和警笛聲，我沒聽到任何按喇叭的聲音；沒看到有任何車插隊、沒看到3個車道變4條、5條甚至6條車流、沒看到有急著向前的汽車擋住路口而影響另一方向的車流…，第二天新聞說，東京的地面交通阻塞了超過12個小時。塞車這麼長的時間，沒有讓車流大亂，日本人的耐心實在令人敬佩！

路上也有很多騎機車的騎士，當這些騎士被擋在路上的時候，他們像我們台灣人一樣，會想到從人行道突破。但不同的是，台灣騎士絕對是騎上人行道，一路催油門到人行道的盡頭非得下到車道上為止；日本騎士則是截然不同，要上人行道，一定會熄火，然後用推的把機車推到下一個缺口下到車道後，才會再發動引擎。

很多人跟我們一樣走路回家；很多餐廳開放座位讓回不去的坐著休息；很多場所開放讓人們進入，或坐或臥的休息；晚上11點半還有幾家自行車店還開著，許多穿西裝、提公事包的上班族在選購自行車，大概是住的太遠，得靠自行車才能回去；公共電話前人們耐心排隊等著打電話，沒看到有人不耐煩敲玻璃門催促別人講快點…

半夜的東京像個不夜城，外面的天氣很冷，但日本人的冷靜，耐心和守法讓我們心頭暖烘烘，完全沒有任何恐慌的感覺。



東京街頭隨處可見開放給人們避難的空間

我們沿著『靖國通』，經過『市谷』、『九段下』、到『神保町』，然後轉往『明治大學』、經過『御茶之水』，然後再轉『廣小路』、『阿美橫町』，半夜12點10分，就回到上野的旅館了。整整2個小時急行軍，我們完成了從西到東，跨越東京市心的行程，其中一段路居然與村上春樹的隨筆或是小說中常提過的路徑重疊。(這段路程說明對不瞭解東京的朋友來說，可能有點多餘；但對常去東京的backpackers來說，以後若是經過這段路時可以想起，曾經有人這樣的走過東京，散步跨越東京並不是太難的事)

很神奇的，靠著GPS，完全沒走錯任何路，只花了2小時就從新宿走向上野，當然我的腰部和肩部有點酸痛，因為背著重達7公斤的背包站了一個下午，又多走了9公里的路的結果。但是當晚能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覺，而不是坐在椅子上熬夜，這點酸痛其實不痛不癢。

到了旅館，打開電視和電腦，震災的資訊一下子全展現在眼前。東京鐵塔的天線歪了，曾經為去松島而搭乘的仙石線鐵軌和火車車廂被沖走，…

週六(3月12日)

週六上午起床，電視和網路的消息更驚人了。成田機場跑道破損，飛機停飛…，這下子開始緊張了。我們原訂的回程機位在週日下午，因為是免費機票，萬一飛機取消，重新訂位就花力氣了！

當下想到打電話給老公任職華航高層的同學問問意見，得到的答案是，因為我們是免費機票，兵荒馬亂的時候，很可能被拉下來讓位給付費的旅客。因此建議我隔日早點到機場去check in，到時再看看。

我們盤算了一下，萬一明天上不了飛機，得先解決明晚的住宿問題，年紀一大把了，露宿機場實在不值得。但上網查我們正住的旅館，明晚居然是客滿，可能是回不了家的人都來訂旅館了。想想算了，萬一沒座位，就買商務艙或頭等艙回去吧。不過若是真的淪落到這地步，花的錢可甚至比買張經濟艙的票價還要貴得多多！這可真應驗了一句老話：『不要錢的，最貴！』。也就是說：『不要錢的免費機票，最貴！』

然後再找週六清早就會上線的朋友聊聊。與一個也通日文，為2個女兒在日本唸書而在東京置產的朋友聯絡，幸運的是，因為日本放寒假，所以他們全家早已回到台灣。朋友聽到我在東京，『真幸運！碰過台灣921地震，又遇上日本311地震…』

再跟一個人在大陸的朋友聯絡，要他猜猜我現在身在何處？當我說出人在東京的時候，這個朋友的語氣跟前一個朋友一樣『興奮』…，唉！

接著一個法國朋友上線Skype我先生。因為生意的關係，他每年總要來東京2~3次，去年4月，我們還在東京台場一家義大利餐廳一起吃了晚餐。分手後，因為冰島火山灰的影響，飛機無法降落巴黎，他被困在東京和台北一個多禮拜。他一向對各種災難很敏感，每次台灣有颱風，他一定第一個來電關心狀況！

朋友第一句話就問我先生知不知道日本發生了大地震和海嘯？

我先生反問他知不知道我們現在』在哪裡？我們在東京耶！我們親身體驗了這場地震和混亂。不相信嗎？我把筆電的視訊鏡頭轉向播放新聞的電視，和窗外的山手線月台給他看，這下子換他『興奮』起來了！

聊了一下他擔心的事，就是這個災害可能會影響到他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日本市場；我則擔心回程機位的事。朋友安慰我說，只要我們訂位的飛機沒被取消，應該上得了飛機。所以前提是，要有飛機飛來東京，我們才可能順利返家。

然後上華航的網站，發覺地震當日下午成田的一班飛機取消了；週六上午的班機及下午2:25的班機也取消了，週六下午最後一班飛機則未顯示取消。取消的班機越多，表示到時後要補位回去的人越多，機位的競爭將更辛苦。

想想，再怎麼擔心也無濟於事，那就照樣出門繼續我們的東京之旅吧！

週六早上離開旅館，阿美橫町的街道上走的都是昨晚回不去的，穿西裝、提公事包的上班族。

接著先去車站瞭解車班狀況。經過JR上野車站時，排隊等著進站的隊伍實在壯觀，一排7、8個人，大家照次序向前移動。我們沒有排隊，以過路者的姿態『路過』車站。進入車站內部一看，不同方向等著要進入的人龍像河流一樣匯集在一起，幾乎塞爆車站，但剪票口就只有幾個工作人員拿著像賽跑比賽終點的布條擋住人流，分批放行，所有排隊的人都是安靜的排隊，慢慢的前進，沒有喧嘩、插隊，沒有任何煩躁不耐的表情。這在別的国家恐怕很難做到這麼平和的境界，而且我相信，要是在絕大多數的国家，早就發生暴動，不知道有多少已被踩死了！



上野車站排的有條不紊的人龍

問了一旁看起來閒閒沒事的警察，他說去機場的JR成田快速早就停駛了，建議我們去試試旁邊的京成本線。

走出車站時，發覺東京地鐵的銀座線已開放，但排隊等著進入地鐵站的人龍一樣延伸到站外，與排隊要進入JR上野車站交錯在一起。但非常神奇的，你看了就知道誰是要進銀座線，誰是要進JR上野車站，因為日本人排隊的方向有條不紊。

沒走到京成本線的車站我們就放棄了，因為排隊要進入京成線的人龍已經繞到上野公園外圍了。

還是去逛街吧！多走幾步路，離開上野站，下一個銀座線的上野廣小路車站沒人排隊，輕鬆的就進入月台搭上地鐵。從這點看，日本人稍微有點死板，因為太守規矩了，在上野站看到大家排隊，就認命的跟著排隊；沒有想到，只要多走個5分鐘，就不用花個幾十分鐘在上野站排隊等候。

當天去了淺草，早稻田大學等等地點的事，也按下不表了。只是要告訴各位，我們去吃飯的餐廳，通通不用排隊…

回到旅館附近，不到晚上7點，我第一次看到週末夜的阿美橫町如此冷清。很多店家早早關門，貼著告示：因為地震的關係，材料不足或是人員不足所以休息…等等。超商照常開門，但買得到的東西只有泡麵和一些飲料而已。

回到旅館，還是看電視和上網，發覺地震的災害越來越嚴重，更多的壞消息跑出來：『新幹線仙台站的站台因為地震而倒塌』。想起去年11月，我和先生在新幹線仙台站走失，然後又在東京重新會合(那是另一個故事了)，之後還一直拿著仙台站月台地圖爭論到底是誰走錯月台入口…，現在看到仙台站月台倒塌的畫面，真令人大嘆世事無常！

多半時候，電視鏡頭會對著核電廠拍，看起來代誌大條了。福島第一核電廠在電視畫面中是用日文『福島第一原發』的字樣標示的，我初看時竟直覺以為是：『福島第一原(子彈)發(作)…』，真是觸目驚心！

從電視上發覺幾件事。

第一、日本上至首相、官房長官、下至官員、電力公司代表…所有的人出現在鏡頭前的時候一定是穿著淺藍色的工作服，而不是深色西裝，給人的感覺是非常的專注的服務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而不是官僚。

第二、新聞記者的語調非常平穩、冷靜，沒有特別的肢體動作，不像台灣的記者碰到災難新聞時誇張地大呼小叫。

第三、所有接受訪問的人一樣是以平穩的語氣回答提問，至多皺皺眉頭，或是無奈的笑笑，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

我深信，日本人很快就能從創傷中復原起來，因為他們的冷靜、耐性和使一切回到正軌的能力讓人不得不這樣想！

週日(3月13日)

週日一早起床，打開手機，好消息來了！華航來了個簡訊，通知我們今天下午要搭乘的航班延遲到下午3點才會起飛，這表示雖然延誤，但飛機還是會來，而且我們一定上得了飛機。

趕緊上網，沒錯，華航顯示上午的飛機無論是飛來成田或羽田機場的班機皆已起飛；從夏威夷來東京再回台灣的飛機雖然延遲但已離開夏威夷，這就是要載我回家的班機。

之後去機場的路上一路順利，雖然京成本線有一段路車速減緩行駛，但最後還是照表訂時間到達成田機場。

中午12點多辦完登機手續，拿到登機證時，心情整個放鬆下來！打電話給另一個上週日就到東京參展的朋友詢問他的情況。他們原訂週六回程的飛機，但週六一早搭乘遊覽車離開台場的飯店，花了6小時才到機場，飛機早就飛走了。他想刷卡買別家航空公司的商務艙也沒買到，在機場耗了一天，只好再回東京住一晚。我拿到登機證的時候，他們還在另一航廈等後補機位。通話結束前，我開玩笑的勸他，以後出國還是要搭華航…。

問我這次得到什麼教訓？有什麼感慨？

以往出國前，我都會把印章、存摺拿回娘家去存放，這次以為只去四天，所以就留在家裡。離開台灣的時候，告訴2個兒子，我們過2天就回來，週日晚上等我們一起吃晚飯。然後呢？我們差點要晚幾天，或者甚至於回不來。人生真的是意外連連！什麼時候有什麼事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實在很難預料。

我們真的很幸運，地震前一天進入東京，地震後一天最混亂的時候沒有非在某個限定的時間內趕到某處的壓力，然後在迅速恢復正常的週日順利搭車，趕上飛機，在開始限電，交通減班的週一前回到台灣。避開了週二開始的核電廠爆炸，輻射線的威脅，免於在回台灣被隔離的風險…

我們是當事人，親身參與了這場世紀大震，卻沒受到一絲損傷；我們又像是個局外人，與那些困在東京無法返家的日本人擦身而過…地震發生的那3分鐘，我們身處東京的高樓上究竟是幸運抑或不幸，現在我也搞不清楚了！

飛機降落中正機場前，從空中看下頭的萬家燈火，就是那種黃梁一夢，大夢初醒，恍如隔世，似假還真的感覺，可以做我們這次旅行的註腳。

以後還會去日本嗎？那當然，人生苦短，短到什麼時候會走誰也不知道。『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我們都需要『及時行樂，秉燭夜遊』才對得起自己！

提到『秉燭夜遊』…下次要從上野走向新宿去，但不必趕在2小時內走完，學村上春樹，慢慢走上一天應該會更有意思！

2011.3.15 深夜於桃園

